

古玩情缘

冬雪晚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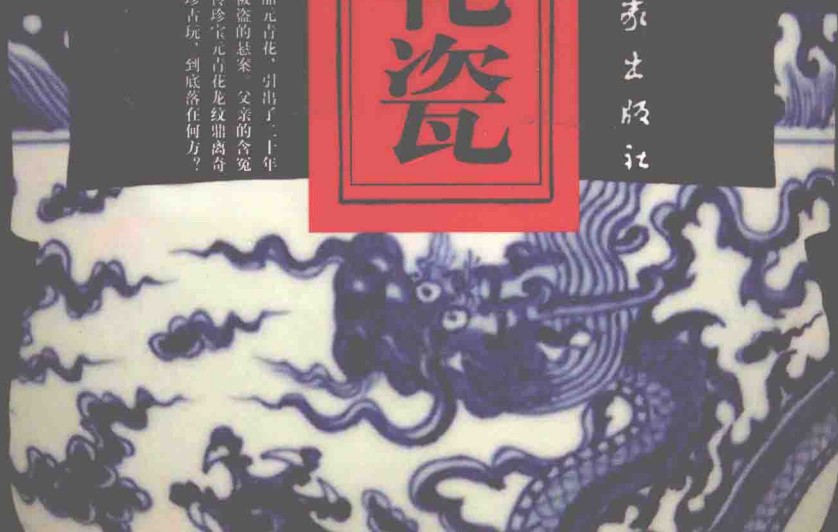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青

化瓷

清平盛世古董局中局骗中骗
真真假假人生浮沉

莫白：祖传珍宝古玩花龙纹鼎离奇失踪，奇珍古玩，到底落在何方？
品元古玩，引出了二十年被盜的悬案，父亲的冤





青花瓷

古玩情缘

冬雪晚晴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玩情缘·青花瓷 / 冬雪晚晴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063-7807-9

I. ①古… II. ①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5787 号

古玩情缘·青花瓷

作 者: 冬雪晚晴

责任编辑: 张 平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382 千

印 张: 21.5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07-9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章 财神让位	〇〇一
第二章 摸玉诊金	〇〇七
第三章 金缕玉衣	〇一二
第四章 穷则独善其身	〇一七
第五章 如意金钱	〇二二
第六章 美玉蒙尘	〇二七
第七章 有朋自远方来	〇三二
第八章 传说之物	〇三七
第九章 美人心计	〇四一
第十章 老照片	〇四六
第十一章 怀疑	〇五〇
第十二章 青铜	〇五四
第十三章 黄沙村	〇五九
第十四章 稀奇事情	〇六三
第十五章 蝠镯	〇六七
第十六章 斗古	〇七二
第十七章 玉壶春	〇七七

目录

第十八章 青丝称金	〇八二
第十九章 怀璧其罪	〇八七
第二十章 旧友	〇九二
第二十一章 住院	〇九七
第二十二章 碰瓷（1）	一〇一
第二十三章 碰瓷（2）	一〇五
第二十四章 碰瓷（3）	一一〇
第二十五章 业有专精	一一五
第二十六章 盛世珠宝（1）	一一九
第二十七章 盛世珠宝（2）	一二四
第二十八章 情义无价	一二九
第二十九章 枫清影寒	一三四
第三十章 海蓝之星	一三八
第三十一章 知识就是力量	一四二
第三十二章 古瓷	一四七
第三十三章 绢本旧画	一五三
第三十四章 初露端倪	一五八
第三十五章 卖肉的和文盲	一六三

目录

第三十六章 洗玉	一六八
第三十七章 红颜自古多是非	一七三
第三十八章 收藏	一七八
第三十九章 玉璜	一八三
第四十章 宴请	一八八
第四十一章 伺玉篇	一九四
第四十二章 消费观念	一九九
第四十三章 业精于勤荒于嬉	二〇三
第四十四章 狗打醋	二〇七
第四十五章 渊源	二一二
第四十六章 盛世藏金	二一七
第四十七章 美人相邀	二二二
第四十八章 赵宋官窑晨星看	二二七
第四十九章 黄绢	二三二
第五十章 恶劣房客	二三七
第五十一章 玉主人	二四二
第五十二章 堪叹时乖玉不光	二四七
第五十三章 买玉	二五一

目录

第五十四章 袖珍棺	二五六
第五十五章 青花釉里红	二六一
第五十六章 鸡缸杯	二六六
第五十七章 传说	二七一
第五十八章 木秀于林	二七六
第五十九章 惊天大案	二八一
第六十章 扑朔迷离	二八六
第六十一章 财泉动人心	二九一
第六十二章 千门天子	二九六
第六十三章 观赏动物	三〇二
第六十四章 稀世瑰宝	三〇七
第六十五章 白玉观音	三一二
第六十六章 画圣真迹	三一七
第六十七章 黑麟	三二二
第六十八章 失之交臂	三二七
后记：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三三二



第一章 财神让位

林枫寒今年二十五岁，长相温雅清俊，不胖不瘦，不高不矮。扬州的水土好，养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缺乏北方男人的那种粗犷，多了几分文雅之气。

就算如此，林枫寒也一向认为，他就是一个普通之极的人。像他这么普通平常之人，理应这么一辈子，也都是这么平平常常，祖上也没什么钱，父母早逝，只留给他一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子。

爷爷在扬州城里古街上租了一家铺子，卖一些扬州城的特产，比如说，漆器、仿古的瓷器、香料等等；由于扬州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前来此地旅游观光的游客总想多少要买点儿纪念品，因此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够糊口。

自从三年前爷爷过世，林枫寒接管了这家铺子之后，大概是他年轻，不善于经营，生意更是日渐冷清。

冬天的夜，比普通时候要来得早一些。下午五点过后，暮色深沉，林枫寒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准备出去买点吃的，就这么打发一顿。

但是，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突然听得外面传来隆隆的声音，似乎是有重型大车从附近的街面经过，由于车子的载重量太大，导致开过去的时候，附近的地面、窗户都有些轻微的震动。

林枫寒微微皱眉，这扬州古街附近，哪里来的重型载货车？由于扬州本身乃是千年古城，为了保护一些文物，自然也不会大规模地开发，尤其是在古街附近。扬州虽然有着诸多景点，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如果没有了古街，这扬州城势必失色不少。

心中想着，却也不在意，正欲出去，却听得背后传来“砰”的一声响。

林枫寒愕然转身，不禁呆住：只见原本供在神坛上的一尊财神老爷的金身，竟然

倒在地上，砸得粉碎。

既然是开门做生意的，林枫寒自然也和所有人一样，在店铺里面供着一尊财神，希望财神老爷能够保佑他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如今财神老爷让位，可不是什么好事，照着迷信的说法，他要破财。

可是转念想想，他还要怎么破财啊？他已经够穷的了：如果他没有记错，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开张了，就连这个叫做“宝典”的铺子租金，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交了。昨天房东大妈还和他说，要是他下月再不交租金，那么说不得，她可要收回房子，让他挪个地方。

如今那财神像砸碎了，是不是意味着他真的只能够把铺子转出去，出去打工养家糊口？林枫寒不禁苦笑，走到近前看了看，顿时就明白过来：想来是今天早上他打扫卫生的时候，挪移了一下子这尊财神老爷，然后就没有放好。刚才也不知道这附近哪里来的重型卡车路过，就导致地面有些轻微的震动，这震动本来不大，是不会影响什么的。可是，偏生他没有把财神老爷放好，导致这位财神老爷生气了，又略略地挪移了一下子位置，于是，就这么“啪”的一声，从上面掉了下来。

林枫寒转身走到一边，拿起笤帚簸箕，准备收拾了财神像再说。

不知不觉间，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爷爷给他说的一个故事——普通人家，砸掉了财神像，自然就意味着破财，但是还有一个说法。

普通人家做生意，供个财神老爷，自然也不会太大，无非就是图个吉利，祈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自然，这财神老爷的金身也不会太大，而他店铺里面供奉的这个，也是小巧玲珑得很，也有了年代，似乎从他们家开这个铺子开始，这尊财神老爷就一直存在的。

但是，如果是财神庙塑造的财神金像，却又不同，高大魁梧无比，如果是清平盛世，生意人一来求财，二来也求个平安，财神庙自然是香火鼎盛。

旧时候一些生意做大了的商号，都会捐资修建财神庙，供奉财神老爷，而不是把一尊小财神像请回家里这么简单。

据说，你家的财神有多大，就意味着你的财富有多少，一旦财神金身小了，容不下你的财势，财神就会自动让位，不敢接受你的香火供奉。

当然，这等荒唐无稽之谈，林枫寒是一点也不相信的，因此，他拿着笤帚簸箕准备直接收拾了再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陡然发现，在财神像的碎片里面，居然还有一样别的东西。

林枫寒很是好奇，当即蹲下身子，把里面的东西捡了起来——那是一只小小的绣囊，蓝色的底色上面绣着很好看的牡丹花，看绣工，应该是纯粹手工的苏绣，和他店铺里面卖的几块钱一只的绣囊荷包，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这只绣囊有些年代了，看起来很是破旧，绣囊的一端，被人缝了起来，里面似乎装着什么东西。

出于好奇心，林枫寒找来剪刀，小心地挑开绣囊，看了看，里面竟然是一份很是普通的信笺，叠成了方胜，还有几张照片底片。

打开信笺，几行黑色钢笔写的正楷映入眼帘：

父亲大人在上

不孝子林君临拜上——我因不听您老劝告，误信妖女周惠娉，导致祖传元代青花龙纹鼎失窃，追查无果，反在京城身染重病，时日无多。

我一死固不足惜，无奈幼子小寒无人照顾，望父亲念在小寒乃是林氏血脉，代我抚育成人，君临虽死亦可瞑目！

林君临绝笔！

壬申年冬月！

林枫寒愣愣地看着这么一封信，他有些激动，还有一些紧张，甚至他整个人都有些微微地颤抖——信笺之上，连上日子，不过寥寥百余字，但是这却是他那位父亲大人临终托孤，求乞爷爷将他抚养成人。这封信也写得半文半白，似乎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透着一种沉重的无奈。

在记忆中，父亲的模样早就模糊，甚至他都快要想不起来。他自幼和爷爷相依为命，幼时也曾经羡慕别人有着父母宠爱，也问过爷爷，自己的父母去了哪里，但是爷爷却什么也没有说。

随着年龄稍大，林枫寒就再也不问这个问题了，他知道，自己的父母势必已经早逝，这是爷爷心中最痛的伤，他自然不会再去剥开爷爷的伤口，追根究底。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认为，自己的父母只不过是长寿，应该是患上了不治绝症，英年早逝。但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林枫寒顿时就明白过来，他父母的死，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元代青花龙纹鼎？

近年来，青花瓷被炒得沸沸扬扬，元青花由于存世量稀少，更是弥足珍贵，自从2005年英国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出两亿三千万的高价之后，元青花更是身价百倍。

但是，林枫寒计算了一下子时间，壬申年是一九九三年，那时候元青花应该还没有炒到这么高的价钱，不过，青花在古玩瓷器中本来就有着独特的地位，有人盯上林家的这么一件宝贝，也在情理中，只是可怜他那位老爹，被一件瓷器弄得家破人亡。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一九九三年的冬天，他才五岁，他的父亲应该是二十八岁……

拿起那么几张照片底片数了数，不多不少，正好九张。对着光看了看，底片很小，也模糊得很，看不出来什么，只能够依稀分辨出来其中三张应该是两个人的合影，看其模样，应该就是他的父母。

另外六张，都是一个器皿，看来应该就是那只元青花龙纹鼎了。

明天，找个影楼把照片洗出来，他要好生看看那个元青花的龙纹鼎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就是这东西，弄得他家破人亡，成了一个孤儿。想到这里，林枫寒忍不住用力地握了一下子拳头——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他一定要追回宝物，否则，只怕父亲死不瞑目。

爷爷这一生，如此的辛苦，最后郁郁而终，想来也是因为这个元青花。

不知道为什么，眼睛里面似乎有些滚烫的液体滑落，灼烧得他感觉有些痛。小心地把底片和信笺一起放在绣囊里面，然后锁在桌子底下的保险柜里面。

这个保险柜还是爷爷在的时候安装的，平日里放一些现金和贵重物品，现在，他没有贵重物品也没有现金存放，保险柜一直空着。

收拾了财神像的破碎瓷片，搁在一边，就准备出门去买点儿吃的，他都快要饿死了，是活人总不能够被活生生饿死。

但是，就在他准备出门的瞬间，却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年迈的老婆婆，伸头向着“宝典”里面探望着。

林枫寒不禁多了一个心眼，暗道：“这人要做什么啊？”瞧那老婆婆的年纪，实在不小，大概有七旬开外了，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全白了，布满皱纹的脸上有着斑斑点点的老年斑，加上在冷风中冻得发红，看着狼狈不堪。

“婆婆，你要买点儿什么吗？”林枫寒招呼道，这老婆婆实在太老了，不知道这天都要晚了，她跑出来做什么，加上这天也冷，因此，虽然他看着她的样子，实在不像是买东西。这个老婆婆让他想到了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爷爷。

子欲养而亲不待，爷爷老了，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孝敬，他就这么去了，至于父亲……想到那么寥寥几个字的绝笔信，林枫寒肺腑中就缠绕着一股酸楚之气。

“小……老板……”老婆婆看了看林枫寒，有些紧张地问道，“你家收……东西吗？”

林枫寒看了看自家门口的招牌，当初爷爷就是打着卖古玩的名号，出售一些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而已，但是，门口却写着“高价收购古玩、玉器、金银器”之类的字样。

如今是全民收藏的年代，谁都知道古旧玩意儿值钱，自然也不会有人拿出来随便卖了，能够收就收着，或者碰到手头紧，也会找人掌掌眼，或者找国家鉴定机构鉴定一下子，然后再出手不迟。

因此，林枫寒三年来，还从来没有碰到有人上门卖古旧玩意儿的，真有奢侈品或者金银玉器，在他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家典当行，至少也是品质保证。

所以，林枫寒有些为难地看着那位老婆婆。

但是，那个老婆婆着急啊，伸手就一把抓住林枫寒，叫道：“小老板，你看看，你看看再说……”

林枫寒的目光落在老婆婆只剩下一层老皮的手背上，和她的脸上一样，她的手背上，也有着斑斑点点的老年斑，这还不算，她的食指和中指上面，还红肿着老大的冻疮。

一瞬间，林枫寒的心就软了，忙着叫道：“婆婆，外面冷，你进来坐吧！”说着，他忙着把老婆婆让进店铺里面，还特意把取暖器拎了过来，接上电源，说道：“婆婆，你暖暖手。”

“小老板，你看看这玩意儿，你这里收吗？”老婆婆在一张竹椅上坐了下来，然后就哆哆嗦嗦地从衣服里面掏出来一只平扁的纸盒子。

林枫寒刚才还有些奇怪：这个老婆婆右手一直抱在胸前做什么呢？原来是宝贝似的抱着这么一只纸盒子。

纸盒子很是破旧，似乎是上了年代了，上面原本应该有着什么花纹图案，但如今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林枫寒接过手的瞬间就知道，这个纸盒子顶多十多年的历史，而且还是现代粗制滥造之物，绝对不值钱。但是眼见老婆婆如此谨慎，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小心地打开盒子。

盒子里面的东西，让他感觉有些诡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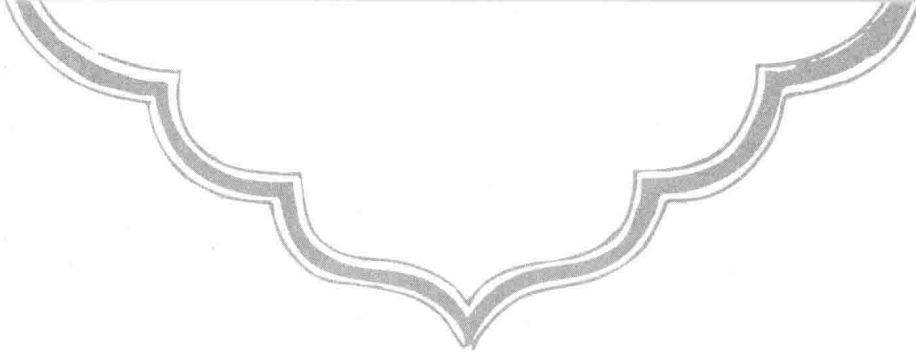
一块块比麻将牌略大的白色或者青色的石头，用黑黝黝的铁线连接在一起，林枫寒小心地铺开看了看，不禁皱眉。这东西放在盒子里面的时候，是折叠着的，如今展开，宽度大概有四十公分，长度大概有五十公分，呈现梯形，但以他的经验来看，这东西应该是被人强行拆开的，并非是完整的。

“婆婆，这是什么啊？”林枫寒皱眉问道。

“我不知道！”老婆婆摇头道。

“不知道？”林枫寒瞬间有些崩溃，她都不知道是什么，她怎么就想得起来拿出来卖啊？这年头儿，不管是做什么生意，似乎都要找个噱头，好生忽悠一下子，哪怕是街口卖牛皮糖的老王，都会忽悠人说：这牛皮糖乃是扬州城的特产，嚼劲好，满口生香，百吃不腻；你要是来过扬州，没有吃过牛皮糖，你就是白来了这么一趟扬州城了——甚至他还恬不知耻地说，古时候有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就是为着吃牛皮糖。

好吧，林枫寒认为，牛皮糖确实是扬州一大特色，来了扬州不吃牛皮糖，是有些说不过去。



第二章 摸玉诊金

这个老婆婆想要卖个古旧玩意儿，好歹也学学街口的老王，编一点儿故事，套一点儿人文典故，然后忽悠个二傻子掏钱买了。

“小老板，你行行好，我急等着钱用。”老婆婆有些焦急地说道。

看着老婆婆那焦急无助的模样，林枫寒又心软了：好吧，就当是日行一善，今天他家财神老爷都砸了，果然是要破财的，但是，如果破财能够帮得了这个老婆婆，他也认了。

“婆婆，这玩意儿，你要卖多少钱？”林枫寒皱眉问道，不管这玩意儿是不是古旧物件，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就是这玩意儿不是完整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完整的，都卖不出价钱，这一点他自然是心知肚明。

他很想好心地提醒一下子这个老婆婆，但是，看着那老婆婆满脸皱纹，两鬓苍苍的白发，他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一万块！”老婆婆急急说道。

“什么？”林枫寒差点儿没有跳起来，一万块！就这个破石头，她怎么就开得了口的？纵然他心存仁慈，有着怜悯之心，但是，他还是有些怀疑——不成，难不成这老婆婆是个托儿？他也曾经听说过，现在这年头，很多无良之士，利用他人的怜悯之心，雇佣一些老年人做托儿行骗。

“婆婆，太贵了，我买不起。”林枫寒摇头道，这三年来他的生意每况愈下，加上房租、水电费，他就没有个积蓄，如今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过一万五千块。

如今这个老婆婆开口就要一万块，他如果买了，想着还欠着房东邱大妈两个月的房租，又是三千块，这以后他还如何过日子啊？虽然他没有妻子孩子，可是自己的一张嘴，总不能够扎起来，不吃饭吧？

如今天冷，正是扬州城的旅游淡季，生意更加不好，他要真买了这个玩意儿，只怕连这个冬天都撑不过去。

“小老板，你行行好，我真的等钱用。”老婆婆急急说道，说话之间，眼泪就流了下来，老婆婆一边用手抹着眼泪，一边就这么可怜巴巴地看着林枫寒。

照着林枫寒的意思，他已经准备请这个老婆婆出去了，他还准备去街口买个炒面，打发了这么一顿再说。

可是，如今看着那年迈的老婆婆一流泪，他又开始动摇了：这老婆婆不像是个托儿，也许人家真的为难吧？

“婆婆，一万块真的太贵了，你要是便宜点儿，我就要了。”林枫寒说道，虽然他已经准备做冤大头了，但是，总不能够把自己逼上绝路吧？

“这……”老婆婆闻言，想了想，心中有些迟疑：难道说，就便宜点儿卖掉？可是便宜点卖掉，她凑不了这么多钱啊？

想着这么大冷天，她下午就出来了，在古街和玉器街转悠了一个下午，来往之人大都行色匆匆，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更不要说有人问价了。

这个小老板倒是好，客气得很，而且也有购买的意图，可是，她不能够便宜卖。

“小老板，我把这个给你。”老婆婆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到衣服里面，从脖子上取下来一样东西，看了看，有些恋恋不舍，但还是塞给了林枫寒。

“这是什么？”林枫寒有些愕然，几乎是本能地从老婆婆手中接了过来，那个老婆婆是贴身戴着的，因此还沾带着老婆婆的体温，入手温润。

可是当林枫寒看清楚手中的物件之后，顿时就呆住了，还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是一枚“铜”钱，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乾隆通宝。

这如果是一枚铜钱，哪怕是假的，林枫寒都认了，谁让今天他家财神老爷都砸了，注定要破财。

可是，这枚“铜”钱居然不是铜制的，而是石头制作，或者说，算是玉石制作？那玉石看着倒也白腻得很，勉强还看得过去，别的也和普通的乾隆通宝小平钱差不多，只不过比普通市面上的铜钱要厚得多，目测厚度有五毫米，直径也要大一些。

具体说，这枚玉石制作的乾隆通宝，至少要比正宗的乾隆通宝小平钱大了一倍。可是林枫寒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乾隆年间曾经用玉石制造铜钱。

铜钱铜钱，自然都是铜制品，怎么可能是玉石？这明显就是一枚现代仿制品，而且仿制的人，脑袋还被门缝夹了，居然弄一枚玉石制品。

“那个……加上这个，总共一万块，小老板，我求求你，我真的等着用钱。”老婆婆死劲地抓着林枫寒的手，唯恐一松手，这个小老板就跑了，口中说着，她又管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看看那枚玉石制作的铜钱，加上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残缺品，如果这是别人，林枫寒绝对是二话不说，直接轰他出去了，可是，看着老婆婆那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他怎么都硬不起那个心肠来。

“婆婆，这‘铜’钱不值钱。”林枫寒低声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老婆婆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知道这东西不值钱，可我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这‘铜’钱我从小戴到大，你就当做好事，菩萨会保佑你的。”

林枫寒苦笑着摇头，这东西她还从小戴到大？明显就是骗人的好不好？

看到林枫寒摇头，老婆婆又着急了，想要说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是一个劲地抹着眼泪。

看着那老婆婆哭成这副模样，想想自己的爷爷，林枫寒叹了一口气：算了，自家财神老爷都砸了，就当破财消灾，不论这个老婆婆说的是真是假，这么一把年纪了，何必呢？但求老天爷开眼，让他能够查明白当年父亲死亡的真相。

从父亲那封绝笔信中，林枫寒多少有些明白，父亲不是患绝症而死，应该另有缘故。

再说，自己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好青年，总不至于被一文钱逼死吧？最坏的打算，就是把店铺转让掉，出去找个工作就是了。而这个老婆婆看着年逾七旬，也许真的需要帮助。

敬老爱幼，是中华美德。

想到这里，林枫寒喟然长叹，说道：“老婆婆，我买——一万块，我要了，你把东西放下，我带你去取钱，你看如何？”

“真的？”老婆婆听了，忙着说道，“你真的买？”

“是的，我买！”林枫寒说道，“走吧！”

“嗯！”老婆婆答应着。

林枫寒也爽快，既然已经同意买了，当即取出一张打印纸，写上转卖合同，让老婆婆摁了一个手印，然后他就跑去附近的取款机上，取出一万块，递给了老婆婆。

老婆婆更是千恩万谢，然后告辞离开，林枫寒却只剩下苦笑的分儿——这财神老爷让位，真是不吉利得很，他果真破财了。

明天，他去批发点儿方便面回来吧，最近这段日子，他节衣缩食，希望能够渡过难关。只希望他那个一万块，能够帮到那个可怜的老人。

虽然她出售的东西有些不靠谱，但是，老婆婆看着不像是托儿，作为一个合格的托儿，她好歹也应该编个惨绝人寰的故事骗骗他，博取他的大把同情心啊。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甚至她也承认自己的东西不值钱……

林枫寒的目光落在那件残缺品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他没有留意，这个时候看着这个残缺品，恍惚有些眼熟……似乎就在什么地方见过。

想了一会子，林枫寒突然心中一动：难道说，这玩意儿竟然是那东西？可是这不可能啊，如果真是那玩意儿，这可是国宝级别的，怎么会沦落到被一个老婆婆廉价出售的地步？

“要不，试试爷爷教的法子？”林枫寒突然心中一动，当即关上店门，把那残缺品放在椅子上，然后闭上眼睛，摸了上去。

一般来说，鉴别古玩，考究的都是眼力，以及丰富的古玩知识。但是，林家祖上却传下一门独门秘技，称之为——摸玉诊金。

摸玉诊金——这鉴定之法，仅仅限于金石之物，对于瓷器字画，却是一点儿作用也没有。

如今，这残缺品看着像是玉器，所以，林枫寒决定用摸玉之法试试，他心中多少也有些明白，林家祖上能够收着元青花这样的宝贝，想来也是有些来头的。

大概十分钟之后，林枫寒头上有着汗水渗出，而这个时候，他也睁开了眼睛，然后他就这么愣愣地看着那件被他称之为残次品的东西。

摸玉的结果，让他有些狐疑，这东西居然是真的？真的？

难道说，这真是那东西？如果是，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一瞬间，林枫寒有些恍惚，想了想，他把那么一枚玉铜钱也拿了过来，闭上眼睛摸了上去，然后沉淀心神，细心地体会……

“这玩意儿也是真的！”林枫寒有些不明白，没听说过，乾隆年间曾经用玉石制作金钱啊？可是，摸玉诊金的结果，偏生判定这玩意儿是真的。

爷爷临终的时候，弥留之际，唯一的遗言就是——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他懂得摸玉诊金，否则，会招惹无穷的麻烦。他不太明白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还是答应了。

林枫寒也没有想过，这摸玉诊金有什么用处？放在古玩店里面的金玉之物，人家都有资深鉴定师鉴定，他就算摸玉之后，能够辨别那玩意儿的真假又有什么用？看得